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98)	
函號	371	2

程史卷第六

六則

淺草文庫

汪革謠讖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
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
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
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國器元
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
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權坊酤以捕私醞入民家格

關殺人且因以掠斂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
魏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爲前鋒
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
偶閱墻不得志獨荷一繖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
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
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
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
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

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
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
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
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
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毆擊瀕
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願旨革亦能時
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
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侗以寬得衆別聚忠

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
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
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
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
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
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貨用適窘謝以鐵鋸五
十緡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
以遺恭革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

賣書紙尾曰迺事俟秋涼卽得踐約二人旣出飲
它肆酣相與咨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
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緘將遺之
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
緘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緘出不肯受
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革有異謀從
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爲應我
因逃歸故使邏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

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出其書爲證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彎卒又咸辭不敢前妄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爲備飲簿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

語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己至申不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嘯頗懼亶孫辭句去革畢飲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句希顏爲我展限擇陽諾方取楮捕吏有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取謀反人教練乃受錢展限耶革長子聞之躍
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給吾父
死地戶闔甲者興王立先中二刃什偽死盡殲捕
吏鈞曳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
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
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
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羣盜
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

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
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
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
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劉
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劔總鵝
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
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
何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

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
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
劉青方鞞忽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
立來革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革將至有
長人衣白立門間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
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畧盡惟龔
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迺殺擇
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

火之幼孫千一甫十一歲使乘惺惺騮如無爲漚
司分析非敢反特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挈其孥
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葦間與龔董灑
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次子有婦
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
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時人
哀之王立旣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聚民
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

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湖不敢近
視舟有烟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
人焉烟乃燭麻屑爲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
蹄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鴈
汶采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
旣失革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
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窰曰吾事明家可
歸爾中兄遂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

嘗爲同安監官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
以爲君得束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
楚毒卒不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
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
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爲誰請得以辯乃
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臚
言秋期乃它事革直坐手殺平人論極典從者未
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方其孫訴漕

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市國器嘗見之
惺惺騶棄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
革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一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
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後一年
事益施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怨之
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髮
矣其捕董時亦賞緡于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
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

兒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住在祁
門下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
率侑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
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
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
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
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
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餽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任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

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覲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作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卽日罷去事頗相

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卽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璫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

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間一往必
敬喏其聲如鎡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
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
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
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
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
甚侈乃位之中不基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
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

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
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
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
漕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儼詩句叔儼名
儼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
間余兄周伯持澗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

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
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閭闔不怕闌干到
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
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
其儼居月餘儼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
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
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
相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

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
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下奠
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
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
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
喜遂約之入淞明年叔儼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
緡錢甚夥叔儼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
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俯

晴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駕
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唵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
我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
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
之爲一流人物云叔擬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
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旣棄畫馬之嗜直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緇

徒垂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
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
敬浮屠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
王英伯遂做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閻浮提有
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
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
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
歎未曾見如人入閻忽觀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

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
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蚊虻鼃鮑魚
鼈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
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厮寶花繽紛天樂競
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
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
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種形成於
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勾三昧隨刹現形千

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道已
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
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
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卽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
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
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
生天龍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
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

中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
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
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
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
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
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
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
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

蛟蜃龜鮑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
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
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况於相
相且無有何况於畫畫且無有何况於記雖然是
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卽心是
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
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
况圖畫莊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

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
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
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
腹於是居士矍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
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
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
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
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

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
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二年百
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它文亦多奇累試詞闡
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閩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

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贄
及之曰騎虹過賀曾親馨歎之承倉鼠嘆斯尚墮
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
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
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
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
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
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

骨猜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
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
計臥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
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
以爲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
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
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
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議論噂喅

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
爲後慮吠舛有懷於憂國匪旌無路而陳情敢忘
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
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
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
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
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
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

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
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
以成流俗衰頽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
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
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
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况天險
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
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

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

用而未爲全謀卽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劔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隳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

箕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
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
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
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
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
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
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
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

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
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
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
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
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
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
帥參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
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

中之弊猶日媵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與
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儁
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
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劔
之議試揅悶悶母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
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輶
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顓闡天心昭若以可知上

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
涿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跼然望履聳列城之觀
望屹外閫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
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
簡得母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
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別當修贄畏齋
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
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

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夙烈承宗詞
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
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
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
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
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
緒叙謝之意匆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
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頴齋聞之從章以

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
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
於識面豈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
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
悼歿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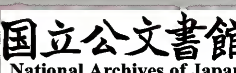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
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

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
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剝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
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
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
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
治粵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輶而
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
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

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
府與衆推賢僉曰大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
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
有歸仍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
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
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
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
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

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
 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子懋
 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
 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
 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
 下為已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
 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遠運屬顛危數窮否
 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

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
 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
 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
 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
 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
 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
 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
 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



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
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
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
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
發倉廩而息蝨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
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卽歸仁之地以
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
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

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
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
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
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
皆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
犬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
仲連之愧乎

優伶談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醑祭文有褒頌

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
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
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
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請嘉禾篇者文既
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
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
臣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
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

託惟 太母晦聖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
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
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
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壤
埒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底平時以憂
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
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
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

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視聽惟聖母澤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穰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

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噂噍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

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
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求
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
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
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佑神孫疇
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
久誠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
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勤

形瘵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
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巷煩寃
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于官悠悠蒼
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簣志奪
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
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
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
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

范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竽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王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諜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

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諱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閽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

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旣出謁未回第二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感頰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襲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第七終

程史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溢口溢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

曰雙劔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爲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劔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劔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筌蹄之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薌風亭余蒞事庾中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錮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透迤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將至從行一僮忽叩而驚噉視之亦一星大小

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北行頗
迅亦隱隱鳴于空中時虜會易位蒙韃闖其境兵
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
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
亦不聞奏報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爲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
拏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

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髹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
御厨流三千里旣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隔
僅以鐐竈刀杙自隨繇叢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
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
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
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黼坐旣御合班拜舞用
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檐爲作止之節廊下
設纈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

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鑄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醖止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醖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會調丁繕

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

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尙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闖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蘇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

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孛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旣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德壽私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旣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織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訕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
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
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爲左史聞
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十
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
以噬鸚鵡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
與大笑劾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
勳輔位至從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
謔以排根善類者爲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爲余道
而忘其所爲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技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
麟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印見
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
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
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

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醺親言之夫安心一
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特牧相衛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
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
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
歲牧一特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亂戲于旁
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特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

嗾而逐之虎顧特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
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
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
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
譟而從旣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特以角拒虎爪
齧無完革矣牧子視特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
虎果舍特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
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特少憩力甦乃前鬪虎

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犛犛與
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既而
山下民間者持挺謹噓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犛牧
竟全余時倚堊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
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忌衛所牧牧子亦克
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
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
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
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
言以相勝使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
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
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
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

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
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
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
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
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
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安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
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
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內禪旣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
發于至誠前一夕卽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百拜
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
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
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欽
宗遂卽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
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幹离

不旣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劔南自
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
詔迎謁見于幄殿旣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
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
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
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
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
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于戈並興弗獲安靖

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
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
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
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卽寸心守道樂處閑寂
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
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
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
息萬邦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

日功曹吏賚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
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
聞於虜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
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爲玉京
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
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
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
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閣阜實有三壇符籙徧天下
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
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
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
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
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
天不能答於是卽日泣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

於達理者每易一棖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即決
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曾亮未篡偽封岐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
詩詞語出輒崛彊憇憇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
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
禍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
無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

不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
輒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
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
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
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
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烏爭
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
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

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
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
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內見其妻几間
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
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赭黃
味其詞旨已多圭角益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
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中
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繪事大喜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
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
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
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已弒
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
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
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
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

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鵬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馱馱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礫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迎路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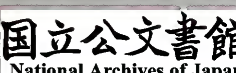
又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尙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它益可知也犬狴鴟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正隆事迹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第八

程史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
 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
 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
 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
 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嘑耳既而果
 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付



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
珏不力於學弁鶻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
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
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
海王沂公會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園之外
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

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詐遂定交傾賞
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旣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
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
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
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爲中書侍郎
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

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
丕變文格蓋至日曷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閒
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
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
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
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
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
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蹙頰及之一時傳以爲

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爲幾
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
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冠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
吏部尙書李通刑部尙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
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
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

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

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

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縉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

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

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犯之禍實昉此汝嘉又
二年來盱眙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
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
顛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
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曾兀术之封
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
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
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旣卻逆亮于采石還
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
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
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
至蓋亮已懲前劔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
致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
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

目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
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
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
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
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
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
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
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

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
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本諺語以
爲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
使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
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
開邊之非策論事疊疊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

宣威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
時有旨乏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
極諫曰臣伏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
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
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
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
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
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

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
已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
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
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
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
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
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
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

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
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
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
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
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
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
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
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

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
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
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
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
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
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
國彼旣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
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

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
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
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忘墮之
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
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
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萬金
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
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

強盜從之寒士旣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
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
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
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
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
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書下
三省黼讀之大怒掎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
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藥

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驚不可馴肅
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
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卽
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
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
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
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
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

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
以童貫先改姓名李長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
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風賦充實自少至
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
芫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如
王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忤間奉圭匕先

意持論自詭無傷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胸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旣投而不支遂以大漸孝宗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苦諫薄不獲已減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泣焉方覲其速斃涇貨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紹興始用是取驗孝宗在朱邸扈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史文惠爲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醴曾

龍于後圃孝宗樂飲以碼碯觥醕者十二因游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爲蠲毒亟袖人參圓入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瘡是日微文惠幾殆高皇益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

始猶自彊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敕左
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眚竣事趣駕至
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
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表而以醫累人耶意懲
王涇之得罪也故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護
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鏜時當軸嘗親爲客言慈聖
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
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鼂掖爲承旨朝議謂且
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律先鈴吳門兵時出妾
方娠嚮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律也旣貴無他子
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
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
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
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

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
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
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
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釣柿過江
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
竟莫知其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旣宏麗矣獨
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
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
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
炙梁米翁傲禽鳴以致其類旣乃飽飫翔泳聽其
去來月餘而圃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
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

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蜀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獮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殮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

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癩惟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舐足之藥售于市者輒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召而罪之旣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

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爲位以哭及都人來迺云
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
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
行簡姚胄丞師臯皆甘涇餌目擊其殞著作未啓
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
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
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勞他則無
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
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顛末
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
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
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
宗積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
焉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

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
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
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
以爲怪檜欲貴其姍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
與官繼先亦乘間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
門揜顧賅謝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
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
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

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爲南遁計都城爲之騷然上
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
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亶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
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
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
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
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
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

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
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
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
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
詔婕妤歸別第幸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
色猶怫然幸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
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
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

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
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
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
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
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
故居華棟連薨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
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之作中
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

程史卷第九

程史卷第十八則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弊
 政大革海內顛想庶幾慶曆元祐之治曾文肅為
 相頗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
 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
 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
 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

程史
一
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邠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尙書左丞云

殿中鵬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
及卽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
亟諫上大悅卽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
鵬蓄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
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
國享上之論興浸淫及于良嶽矣都城廣莫秋風
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爲不祥益

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
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敗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
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
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
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
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

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爲鄂倅隆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耜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

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嘗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

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此茶甌至戰灼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旣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闐闐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諜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己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

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
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旣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
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
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
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
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

設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
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
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
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
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
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
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
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

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旣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何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

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旣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

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夤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王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

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

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岷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歛於民乃所以爲

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

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梁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梁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

梁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怪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卽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

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
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
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
而反咎王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
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
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
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
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

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
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
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
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樁在鳳州有此
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樁在鳳州與魚關何異
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
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
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

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負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

覺喋喋幸照紱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紱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剡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事匱護畀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

聞之謂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爲乾德平僭僞雖鑿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爲雋功欲扳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恭奉遂斥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僚案或謂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暫輟役驛書請于朝廷議果不以爲然弗之許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旣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

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旣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閭閻于于以邇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旣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

儒槌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秦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闕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直云禮部韻注義旣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譴浸

不可制諫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旣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

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備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誦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

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歛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兒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

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圉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

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

程史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
 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
 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
 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
 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

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
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
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
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
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
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予細憶集
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

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
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
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
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
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
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翾

舞胃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
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勛
歸去南柯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
于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
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計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
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
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益可想見然
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
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
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于吉隱然有東
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
僞學婺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
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
益公爲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

實願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閣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鑄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

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尙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

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譽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詿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禡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黨偏

尊重闢而濡浹於慶流申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謚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

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有猶爲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旣浮海而遇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

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尙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繇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聳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七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梁米爲一灑以薈露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

手于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洩匿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鉦鋌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狃于朝船司以其非常

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臥廡下後有窳堵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甍爲大址繫而增之外園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園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于塔出于竇啁晰號嘯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深時爲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

執而訊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三宿而至塔裏麩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旣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阜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

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與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園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爲遭遇
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
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
紜之議殆徧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
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
新至于元豐上已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
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遺弓之本意急
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爲太息余嘗

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
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
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
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
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
救溝中之瘠矣況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
竟許放春否宣獻忻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
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

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下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責合浦了

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亶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寧旣建辟靡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朔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

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
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
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
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
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
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
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鑪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
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
金陵弃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
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
曰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
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
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
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
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敘則曰愚公老矣益

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
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
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
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
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弃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
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
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尙書省於是廟堂意叵
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刻謝之辭

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
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
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
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
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
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
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
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

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

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尙可攷也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睦之故不忍以荆公爲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聞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

顯勛親紀其事羹牆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
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
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
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縣庠
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
歲多不懌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爲一日韋布款其

門者百數閣辭焉弗可乃強爲通益公方臥奮然
起曰是當作卽爲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
四方聞其復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
月朔遂薨蓋絕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
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
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
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
焉曰歐陽公脩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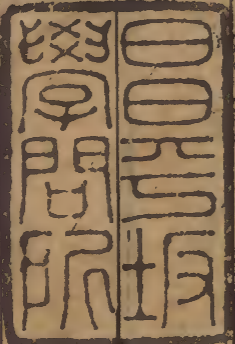
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捨攘右相
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
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
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
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編脩官胡銓毅然
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
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

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
相如劉沆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苑又引
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勲臣之令而謚則
未聞子瑾孫僩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
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
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夏卽縣庠
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
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

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厦用意
 遠矣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
 紀實益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尙賢者在位濟配
 其間尙可謂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
 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
 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
 與之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諤紹熙間位中執法以
 厚德著益其族孫也



程史

十一

古

皇朝書目

皇朝書目



